

北京 中轴线上的 都城

祝勇文化笔记

BEIJING: THE SECRET HISTORY
OF AN 800-YEAR-OLD CAPITAL



辽宁教育出版社



祝勇文化笔记

北京

中轴线上
的都城

祝勇 著文 鄂力 摄影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 中轴线上的都城 / 祝勇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8

ISBN 7-5382-7782-X

I. 北... II. 祝...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7150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11.75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柳青松 郎 冰 责任校对: 佟 玲

整体设计: 奇文云海

定价: 29.00 元

艺术顾问

冯 骥 才

中国文联副主席 著名作家

张 承 志

北京作协副主席 著名作家

王 纪 言

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 台 长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鲁迅文学院。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华遗产》杂志编委。

至今已出版作品三十余种，其中在思想学术方面，有专论《走出五四的创世神话》、随笔集《改写记忆》《禁欲时期的爱情》《你有权保持沉默》；传统文化方面，有散文集《文明的黄昏》《蓝印花布》等。长篇实验文本《旧宫殿》获中国作协郭沫若文学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提名奖。大型电视片《一四〇五，郑和下西洋》由中央电视台拍摄，获香港TVB（无线电视）台庆最具欣赏价值大奖。作为《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推荐人，推荐的丹巴藏寨“美人谷”获“中国最美的乡村古镇”第一名。

主编有《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重读大师》《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个人的排行榜》等，以及《阅读》《布老虎散文》两份丛刊。

Zhu Yong was born in 1968 in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Shenyang and now resides in Beijing. He has engaged in research and writing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thought. He i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a's "New Prose Movement" and has authored more than thirty books. Among them, *The Old Palace* received the Guo Moruo Prize for literature presented by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and was also nominated for the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Award.

His television documentary, *1405, Zheng He's Voyages to the Western Seas*, filmed by CCTV, received Hong Kong's TVB Festival's award for most enjoyable production. During historical political dialog between Beijing and Taiwan, Zhu Yong was on-site in Beijing broadcasting live for CCTV for the talks involving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KMT) Lien Zhan and chairman of the People First Party (PFP) Song Chuyu.

He is also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literary publication, *Cloth Tiger Essays*, and the intellectual publication, *Read magazine*.

祝勇
Zhu Yong

序

祝 勇

“中国”的“中”字，是对古代城市中轴线的最好的图示。从这个象形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座四方的城池，和贯穿城池南北的中轴线。现在的问题在于，中轴线先于城池，还是后于城池？它在中国人的城市观念中发生过怎样的影响？显然，中轴线为我们进入古代城市提供了一条最便捷的途径。

北京是一座至今几乎完整保存着中轴线的城市。尽管我们无法目睹这座都城的建造过程，但它的城市格局，却对我们充满暗示。城墙、坛庙、集市、街道以其严谨的对偶表明了中轴线的重要性。它像树干一样滋养了日益繁密的枝叶。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做剪纸游戏时，先对折出一道深深的折线，那些繁复的花纹才有可能在折线两端以对称的方式依次出现。

中国人的房屋、城市以方形为主，这也许与天圆地方的观念有关。而在这个简单的几何图形中，坐标原点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中”的观念由来已久，商代甲骨文中，也透露出当时中国人已经具备关于东西南北中的认识。在所有的方位中，“中”无疑至关重要。它是空间的起点，是所有方向的交汇处，因而，它是最尊贵的方位。无论对于一个家族、一座城市，还是一个国家，莫不如是。“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官。”^[1]

《周礼·考工记》中对于官城建设格局有着严格的规定，表明了官城位于

[1] 《吕氏春秋·慎势篇》。





都城中心的原则。此后，随着礼衰典废，克己复礼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选择，并因后世尊儒而成为中国人文思想的一条主线。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周礼》中的建城思想在许多王朝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即使在独尊儒术的汉代，都城格局也很分散，大多根据自然条件布局，缺乏严谨的规划。这是我们在许多古都无法寻找到一个清晰的城市中轴线的原因。

金朝在北京规划中都时，开始借鉴宋朝的城市规划经验，设置了一条城市中轴线。元朝忽必烈进京，规划元大都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建立一座中心台。关于这条轴线与这座都城的关系，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所幸的是，这条中轴线以其巨大的魅力和严谨的科学性，抗拒了时间的损毁，一直延续到今天。梁思成先生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1]

作为一座曾经浩劫的古代都城，北京的城墙、民居、街巷都曾遭遇灭顶之灾，惟有中轴线保持着原有的完整性，使得我们这些后来者有机会亲历这座都城的秩序和美。进入北京的方式有很多，但从中轴线进入北京，或许是最好的一种。它不仅是空间的线索，也是时间的线索。从元代到共和国，几乎所有的历史都能从这条轴线中找到依据。这也是许多旅行者在抵达北京后，最先踏访中轴线的原因。二〇〇二年秋天，北京电视台制片人吴群找我，准备投拍一部以中轴线为线索呈现北京八百多年建都史的人文纪录片。这部片子使我有机会悉心打量这座不平凡的城市。从那以后，我用了两年时间为那条七点八公里的中轴线寻找历史证据，访问了许多历史见证人，并把剧本拓展为一部书稿。由于在写作时需要考虑电视受众，因而，即使将其转化为著作，也充其量只是一个普及读本，但我相信面对北京，所有的书写者都不会流露出轻慢的表情，他们会谨慎对待笔下的每一字。这座坚硬同时脆弱的古都将会使所有与之相关的话题显得庄重沉静，小心翼翼。

[1] 梁思成：《伟大的中轴线》，见《凝动的音乐》，第三二〇页，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上篇 营城 》

- 印象：贯穿八百年的线索 ... 2
 格局：方形的城池 ... 12
 宫城（上）：中央之城 ... 20
 宫城（下）：数字里的密码 ... 26
 皇城：门的名义 ... 34
 内城与外城：砖砌的盔甲 ... 42
 苦海幽州 ... 50
 桥的命运 ... 60
 风雨神坛 ... 72



《 Building the City 》

- Impression: A Clue Spanning 800 Years / 2
 Structure: An Encompassing Square / 12
 The Forbidden City: Center of the Capital City / 20
 The Forbidden City: Code within the Numbers / 26
 The Imperial City: The Gate Titles / 34
 Inside and Outside the Wall: Impenetrable Armor / 42
 Land of Bitter Water / 50
 Destiny of the Bridges / 60
 Weathered Temple / 72



 下篇 改造

- 民国时期 ... 84
新中国时期 ... 94
天安门的意义转型 ... 104
广场改造 ... 112
城墙兴衰 ... 120
街衢交通 ... 132
市内交通 ... 150
城际交通 ... 162
求解四合院方程 ... 170

 Transformation

- Republic of China / 84
A New China / 94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Changes / 104
Transformation of Tian'anmen Square / 112
Fall of the City Wall / 120
Street Reconstruction / 132
Reconfiguring City Transportation / 150
Travel between Cities / 162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Traditional Courtyard House / 170

上篇

营城

古语说：“凡有邦国，必先营城。”北京作为首都，其营城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周代开始，北京就有着“营城”的传统。周代营城，讲究“象天法地”，即模仿天象来规划城市。北京城的布局，就是按照“左祖右宗，前朝后市，中轴对称”的原则来规划的。这种营城思想，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北京城的营城，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智慧，也反映了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北京城的营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周代的“营城”，到汉代的“筑城”，再到明清的“皇城”，北京城的营城历史，是一部不断发展的历史。北京城的营城，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史，也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北京城的营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周代的“营城”，到汉代的“筑城”，再到明清的“皇城”，北京城的营城历史，是一部不断发展的历史。北京城的营城，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史，也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史。

◎ 印象：贯穿八百年的线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的一次施工，从地安门地下挖出一只石鼠，从正阳门地下挖出一匹石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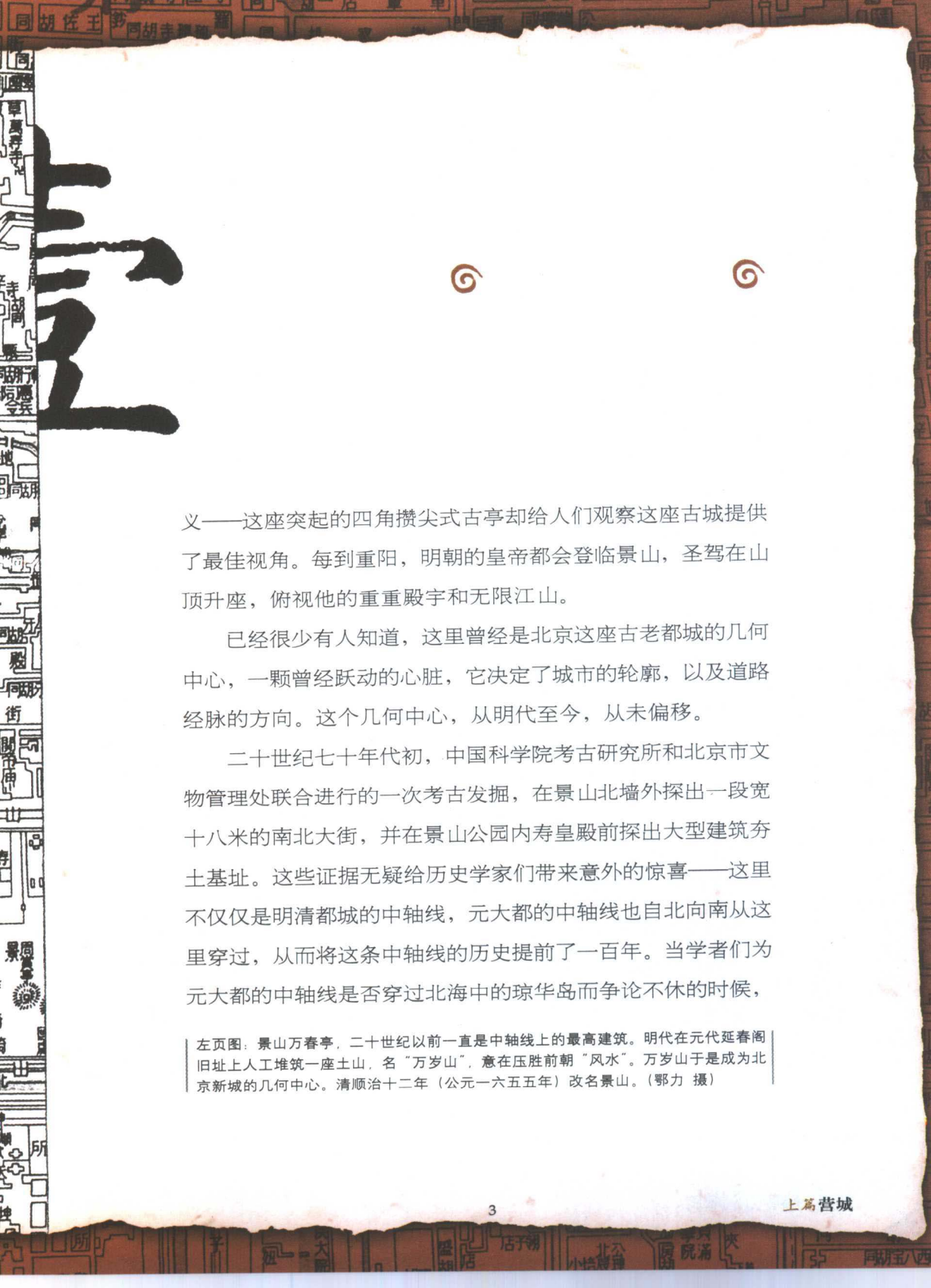
这两件孤立的文物，在地下埋藏了多久？它们同时出现在中轴线上，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景山并不高峻，但高度刚好适宜人们俯视这座古老的城市。景山制高点上的万春亭，是北京中轴线上惟一没有实用功能的宫阙建筑，然而它却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



壹





景山



义——这座突起的四角攒尖式古亭却给人们观察这座古城提供了最佳视角。每到重阳，明朝的皇帝都会登临景山，圣驾在山顶升座，俯视他的重重殿宇和无限江山。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是北京这座古老都城的几何中心，一颗曾经跃动的核心，它决定了城市的轮廓，以及道路经脉的方向。这个几何中心，从明代至今，从未偏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进行的一次考古发掘，在景山北墙外探出一段宽十八米的南北大街，并在景山公园内寿皇殿前探出大型建筑夯土基址。这些证据无疑给历史学家们带来意外的惊喜——这里不仅仅是明清都城的中轴线，元大都的中轴线也自北向南从这里穿过，从而将这条中轴线的历史提前了一百年。当学者们为元大都的中轴线是否穿过北海中的琼华岛而争论不休的时候，

左页图：景山万春亭，二十世纪以前一直是中轴线上的最高建筑。明代在元代延春阁旧址上人工堆筑一座土山，名“万岁山”，意在压胜前朝“风水”。万岁山于是成为北京新城的几何中心。清顺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年）改名景山。（鄂力 摄）





这次发掘证实元大都的中轴线与目前这条中轴线完全重合，只不过是起止点不同罢了。

从景山上向北看，最引人瞩目的建筑便是鼓楼。元朝初年，大画家王冕买舟下东吴，北游燕都，便在鼓楼边的胡同里，隐居多年。

喋喋不休的争论终止以后，学者们已经认定那一带是元朝都城的几何中心，元朝建城时兴建的“中心台”就在那里。它最早确立了北京目前这条中轴线的位置。那么，元朝为什么要选择在那里建造“中心台”，而明代，又为什么将城市中心点南移到景山的位置上？

古人建城，都要建立“中心台”，作为整个城市的几何中心。北京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从西周时期到辽金时期，北京作为地方割据政权的首

左图：从景山万春亭北望中轴线，依次可见寿皇殿、鼓楼、钟楼。鼓楼前的地安门已于一九五五年拆除。（鄂力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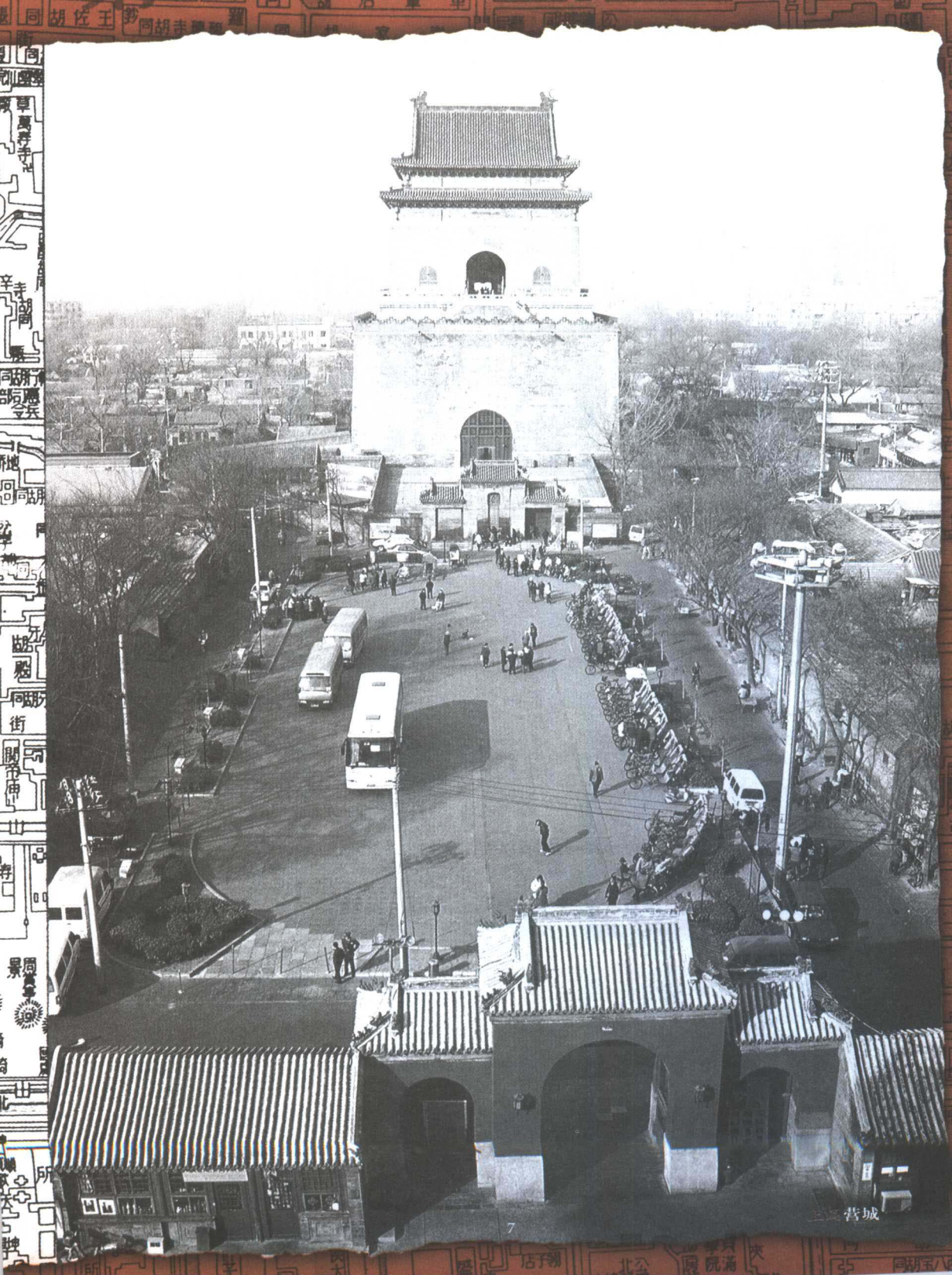
府，城市的中心点和中轴线不断漂移。直到元代，蒙古铁骑扫荡了华夏四方，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蒙古骑兵在金朝皇宫内点燃的一把大火中，告别了那个已经瓦解的女真王朝。公元一二六〇年，踌躇满志的忽必烈第一次踏进这座梦境一样的城市。金宫的废墟已无法居住，城外东北方向一片湛蓝的湖水却吸引了他。那片水当时名为积水潭，今天叫北海。两年后，有人把一整块玉石雕琢而成、名叫“溟山大玉海”的大酒瓮进献给忽必烈。也是在这一年，忽必烈批准了著名水利工程学家郭守敬提出的放弃金中都的莲花池水系，引导高粱河水系进入积水潭，为未来的都城取得更丰沛的水源的设想。新城市的中心点，终于在积水潭东北岸，也就是今天鼓楼的位置上，尘埃落定。

中心点确定之后，城市中轴线和城池的位置也自然得以确定。丽正门（今天安门）内的干道，向北穿越皇宫，直抵钟鼓楼附近的“中心台”，正是沿中轴线开辟出来的。中心台仿佛投入平静水面的一颗石子，而宫城、皇城和外城，则如辐射的涟漪，环环相套。

忽必烈或许没有想到，他所确定的中轴线，在八百年中再未改变，仿佛一只沉甸甸的镇纸，压在漂泊的地图上。然而，当一座帝王之城日渐清晰地显露形骸的时候，“中心台”却悄

右页图：钟楼是北京城中轴线之北端终点。建于明永乐十八年（一四二〇年）原元代中心阁旧址。清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重建时将结构改为砖砌拱洞式“无梁殿”重檐歇山顶，灰瓦绿琉璃瓦剪边。（鄂力 摄）



营城

然消失。如同一个魔术师，在“变”出一系列新奇的事物之后，悄无声息地，收回他的道具。

明代以后，中轴线没有再度漂移，只是城市中心点悄然向南滑动，固定在景山这个位置上。

景山原名“万岁山”，用挖掘护城河和南海的泥土堆筑而成。古代风水学要求宫殿“背山面水”。而都城北面，只有琼华岛上有座土山，这也是有学者误认为元大都中轴线穿过琼华岛的原因之一。但是，让中轴线被水域割断，显然并非理想的设计。用河泥筑山，这项聪明的方案，不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土方堆积的难题，而且符合了古代建筑的山水形制，成为新都城设计施工中的不二之选。于是，景山，就成了宫城背后的靠山，而它面临的水，是同样由人工开掘的金水河。还有一个问题是，都城的中心点为什么出现在现在这个地方？原来万岁山

中峰，恰好居于元代宫城最重要的宫殿——延春阁的位置。于是，万岁山的另一层意义便显露出来——用于压制前朝的“风水”，让它永无翻转的机会，所以万岁山也叫“镇山”。而“景山”一名的使用，则是从清代开始的。也许我们能够借助想象复原明代中

